



唐 宋 傳 奇 集

魯迅校錄

665

8



唐宋傳奇集下冊目錄

卷六

- 隋遺錄上……………顏師古(二一五)
隋遺錄下……………顏師古(二二〇)
隋煬帝海山記上……………缺名(二二四)
隋煬帝海山記下……………缺名(二三四)
迷樓記……………缺名(二四三)
開河記……………缺名(二四九)

卷七

- 綠珠傳……………樂史(二六五)

卷八

楊太真外傳上	樂史(二七一)
楊太真外傳下	樂史(二八三)
沈紅記	張寶(二九七)
趙飛燕別傳	秦醇(三〇一)
譚意歌傳	秦醇(三〇九)
王幼玉記	柳師尹(三一九)
王榭傳	缺名(三二六)
梅妃傳	缺名(三三三)
李師師外傳	缺名(三三九)

卷末

稗邊小綴……………魯迅（三四九）

唐宋傳奇集卷六

隋遺錄卷上

唐顏師古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趙王侗守東都。宮女半不隨，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借，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以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隄，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說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牛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皮臑反）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車名見何妥

傳。自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幃（許偃反）垂絞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鹽，駘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顰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顰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藥，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救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褰袖太愁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筆行。」上大悅。至汴，上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彩纜，窮

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擇國所進，以負山蛟隱
紉蓮根絲，貫小珠，間隄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妍
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鍍金楫，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
凭殿脚女與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
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
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楫，號曰姪嗣夫
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
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
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
『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楫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
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槎風舟，

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他姬莫預。蕭妃患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妃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倣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酒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綵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魏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

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雲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帝，求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亦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嘖然不慄。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不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

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遺錄卷下

唐顏師古撰

帝幸月觀，煙景清明。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掩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蕭微叢澗宮婢，衣帶爲蕭徽買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回入寢殿，蕭妃諛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妥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

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鼻。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遒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拍肩項。帝視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蒸名香於四隅，煙氣氤氳，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成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命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

嘗密訊俊娥曰：「帝常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晏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譴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緜緜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恩，附紅綾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

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于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耶？」于是姦蠶起于內，盜賊生于外，值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卽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壙溢于爪髮，蟻虱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晉從便。噫噫！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荀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業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荀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靡前跡，因而削乎？今變風已遠，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從而補之矣。

隋煬帝海山記上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歸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覲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沈吟默塞不答。帝名勇，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而不意於勇。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贖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謀。」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錄

刃，冒矢石，出入死生，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
疾，不能臨天下。倘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
汝。此事吾不語人，汝立吾族中人，吾之死目不合。」帝因憤懣，乃
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乃出語
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
中呦呦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
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
「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
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
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數作大家。卽
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
洒汗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

日，帝與素釣魚於池，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緒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爲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以見文帝出語也。」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數。苑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鹽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崑崙桃 脫核錦

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進五色櫻桃：

粉櫻桃 蠟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

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半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

李

揚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銀杏 榧子

湖南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圓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榕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根木 柑木

易州進二十四相牡丹：

赭紅 赭木 輕紅 坏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軟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頤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

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栖鸞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華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風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潔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常泛東湖。帝

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烟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烟水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晝後，顏色一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

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蓓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微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瑄朱絃聞晝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釐是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暖，醅浮春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奉盃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逸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

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此曲。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蔭交合，金縷青
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
苑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
北海，惟宮人數十輩。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
無聲，萬籟俱息。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
泊至，有一人先登贊道，唱：「陳後主謁帝。」帝意恍惚，亦忘其
死。帝幼年於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
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

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奢。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龍舟興已遐。鷁流催白浪，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欲，異日便無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漢上槎。

東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拂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而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嶽下相見。」乃投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

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色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農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

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院妃同看，魚之額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浪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回，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栢鸞院。時夏氣喧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

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亦驚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憊荒沙， 幽魂泣烟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 遂遣人求其歌者， 至曉不得其人。 帝頗徊徨， 通夕不寢。

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違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徵讖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太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挽膝俛首不語。乃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恩，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

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自。還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容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士時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之賦，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聞臭千里，骨積高山，膏血野草，狐鼠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罹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

孰敢上諫。或有便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鈴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逼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消燦？陛下欲與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脩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將顛，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常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畿

乎？」帝乃泣下，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已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目今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耳。

迷樓記

煬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窻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子

其中，織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常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醜躬起

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聞古者有野
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
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
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
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
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
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
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
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
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
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
候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

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
百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羶。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遣意云：「祕洞扁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

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入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口千進大丹，帝服之，爲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引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爲盤，蒙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

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歌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閒。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開河記

隋陽有王氣出，占天歌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

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游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爲陳王時，守鍾廣陵，且夕游賞。當此之時，以蠶煙爲美景，視榮貴若深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務，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昧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

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狐辛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新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因卞渠此處起首，故號卞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已上者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少，或婦人等供饑飲食。又令少年曉卒五萬人，各執杖爲督工夫，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其

年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纜開
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淨。漆燈品煌，照耀如晝。
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促工吏聞於
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
覆其面，過腹胸下裹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
銘，上有字如蒼顏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
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
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
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
遣使持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
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樂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
東去，往來負擔拖鋸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如蜂屯蟻聚。數

日，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僂僕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俄衛莫逃。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你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資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邱，以獻於麻都護，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于雍邱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窟嵌空，羣夫下窺，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壘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

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臯甫君坐來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墻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來（阿麼，楊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搗其腦。一擊，掉然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

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你不伐吾城，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誦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茅屋，已失所在。時麻都護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來去邪入幕後，其幕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痛，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痒，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治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

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攪擊而食之，謂曰含酥櫛。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寧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兒很。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郎兒，郎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郎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郎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離湯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罇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各湯。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數日，

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母子於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天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濠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辛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釐金三千兩，將獻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故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鎖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迴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

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基。豈可偶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叙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等無心。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命。」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但覺神不住體。

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辛達知之，累上表，亦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鎖甚嚴。用鄴陽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偃王願候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綰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城，當于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又視之，印文乃「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乃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帝督功甚

急。叔謀乃自徐州，朝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積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弼諫曰：「臣聞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發其言。宇文述在側，乃掇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弼怒，以象簡擊宇文述。帝怒，令囚弼於家，是夜飲斃死。高穎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

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工既畢，上言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還，謁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蓋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艤，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若，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涼；三則率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錢。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

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縣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千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力特甚。時有虎賁將鮮于俱羅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淮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爲開河夫，死作抱沙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週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風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于後獄。急使宣令狐幸達詢問其由，幸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

櫛，後暗嬰兒；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達奏？」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述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文述曰：「必是遺賊竊取之矣。」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孤辛達奏章卽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字文述。述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遺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

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或將軍護城之惠意，往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郎兒兄弟五人，並家奴黃金窟並斃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唐宋傳奇集卷七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統，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

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
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
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
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關（於連切）氏（音支）名。殊類非所
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
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
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歎，甘與秋草
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
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玳玉爲倒龍
佩，綵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檀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
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
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

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秋泉。秋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緯，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

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

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羗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叙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離，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

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
閨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
詩，鞭殺閨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
擬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
曰：「闔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遺教綠珠舞。」李元
操云：「綠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
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
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
身，其志烈慷慨，誠足使後人仰慕歌歎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
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
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竄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

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鼻夷之立見乎！

楊太真外傳卷上

史官樂史撰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瑛，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縣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璵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

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獻：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願，隨步而滅。且論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

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鑽紫庫磨金珠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髮。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靱（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 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詭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瑛 濟陰太守，母李氏 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瑛 兵部尚書，李氏 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 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

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醜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以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懼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

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魏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魏國不施粧粉，自街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魏國照夜瓊，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榮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尙，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湯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

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一乃引刀剪其髮一絛，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愜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

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駟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趨。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時：「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

特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聽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

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鸞鏡，吳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款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逆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河爾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

之。上命探監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簾，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

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嚮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歛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滯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竄，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

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嘆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刷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假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常墟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

也」。「笑鬢人也」。「塚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窈春閨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織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婁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瑟。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綠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楊太真外傳卷下

史官樂史撰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白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

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盤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臚使（明臚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

人。十二載，重贈玄瑛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塔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魏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塔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魏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錫，墜鳥，悉悉，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聞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先死，猶魏國韓國國忠轉盛。魏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儉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魏

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嬖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袿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魏紹介；每一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犇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閣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罷，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視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

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饒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劍叱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回驛回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於樓複壁中。遂有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

「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歎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逸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接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畏野狐曰：「此去劍門，烏啼花落，

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宜勸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嵬馬驛也。環上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

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

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

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基，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鵝鷄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捋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獺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什施於暖池玉蓮朵，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剗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白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

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鬢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輓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

蟄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褥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

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道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唐宋傳奇集卷八

流紅記

魏陵 張實 子京 撰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素秋，頽陽西傾，羈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浣手。久之，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四句題於其上。其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祐得之，落於書笥，終日詠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爲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

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爲吾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食俱廢。」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雖高而聽卑，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耳。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但患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復題二句，書於紅葉上云：

會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爲笑之，亦爲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者，曰：

君恩不禁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累舉不捷，迹頗飄靡，乃依河中貴人韓泳門館，得錢帛稍稍自

給，亦無意進取。久之，韓泳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鏡中不下千緡，本良家女，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囊飽夜溫，受賜甚久。恨無一長，不能圖報，早暮愧懼，莫知所爲。安敢復望如此。」泳令人通媒灼，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懽。祐就吉之夕，樂甚。明日，見韓氏裝奩甚厚，姿色絕豔。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爲誤入仙源，神魂飛越。既而韓氏於祐書筒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筒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

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尙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

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

腸斷一聯詩。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召祐泊韓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吾爲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爲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

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却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僖宗之幸蜀，韓泳令祐將家僮百人前導。韓以宮人得見帝，具言適祐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爲神策軍虞候。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

配名家。韓氏治家有法度，終身爲命婦。宰相張澹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御水日東注。水上有紅葉，子獨得佳句。
子復題脫葉，流入宮中去。深宮千萬人，葉歸韓氏處。
出宮三千人，韓氏籍中數。回首謝君恩，淚洒胭脂雨。
寓居貴人家，方與子相遇。通媒六禮具，百歲爲夫婦。
兒女滿眼前，青紫盈門戶。茲事自古無，可以傳千古。
識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
終爲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
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
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爲誠也。

趙飛燕別傳

澹川 秦 醇 子復 撰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墻角破篋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尙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蹠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它人莫可學也。生在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轎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

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浪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囹圄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質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上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與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寐，使

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尙誰樂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罽視，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裸體，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

一妻昔在後宮時，帝幸其第。妻立主後，帝時視妻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或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逼暮方離后宮。后以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應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問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

先。姪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惡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姪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宮中入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言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

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後宮守門吏嚴密，因向壁衣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者帝言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祭規曰：「急爲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錄汝！」

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憊，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甕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不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鼃，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歸大月王獵于海，見一巨鼃出于穴上，首猶貫

玉釵，願望波上，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譚意歌傳

隴郡秦醇子復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贖文，遣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處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餓。子意若何？」文曰：

「文搗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殊翠飾其首，輕煖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莢手纖纖，宮腰擗擗，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隨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

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那候宴處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葉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嗒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巡邏望江外湖沼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

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真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賒。

靈跡幾迷三鳥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畏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疎

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

宜保愛。逆旅都釐，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潛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贈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背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摩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

覆其心，雖秃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益稠疊，上挽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據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
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轎馬，襍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製蛾。正消黯無言，自成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

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聞懷癡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悰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葺月，親已約孫貴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約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躑躅，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口。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避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金，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于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

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尙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臥滯復龜，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恨。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

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季住諸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常唾其面而非之。張慚恆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姓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藩籬，塵宇清肅。張固已惘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洩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茲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爲行吉禮，然後口敢聞

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為命婦。夫媿僧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王幼玉記

淇上柳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湖外，與衡州女弟女兒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色歌舞，甲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更出於二人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暉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

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顧左右取鏡，爲詩贈幼玉。其詩曰：

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青。

清風暗助秀，雨露滯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黯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儂塗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部人柳富字潤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爲鬻時事，吾不捨子，卽訟子於官府。」

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於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又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金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爲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陽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翠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筓脫向青雲裏。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翅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

無言亂紅委。王孫道日似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僮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鎖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很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雨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雨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傷蓄嗔怒。千金買醉勸傭人，密約幽歡鎖相誤。將刀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鶴鷗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攜手

同上烟霞路。

富因久遊，覲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質。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質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橈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叢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

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近多病臥。富避開其書疾讀，尾有二句云：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擊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勿其舊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適我生平之樂。奈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惓惓如有所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傍徨，幾無生理。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

殘其體，則子不吾見，吾何望焉。子書尾有二句，吾爲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
瘦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
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
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兖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可過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

未死前囑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爲恨。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

議曰：今之娼，去就徇利，其他不能動其心。求潘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
死也。吾故敘述之。

王 榭 傳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船，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

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如墮於海底。舉舟之人，與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日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山至此？」榭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口殺皆水族。月餘，榭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口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口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閭閻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聞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顏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榭卽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榭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

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樹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樹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新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樹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口曰：「此本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藤問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樹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樹答「甚善。」翁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殺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樹細視女，俊目狹腰，杏臉紺鬢，體輕欲飛，妖姿多態。樹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樹曰：「翁常曰我爲主人郎。我亦不識者，

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帷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榭曰：「何故？」女曰：「恐不久
睽別。」榭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山人也。」王召榭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備，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榭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隅然罹此厄。巨風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墨色。魚龍吹浪酒面腥，全舟盡葬魚龍宅。陰火連空紫燄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鼉頭波湧掀天白。桅檣倒折海底開，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君恩雖重賜宴

類，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涕淚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作口詩。女曰：「末句何相譏也？」謝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叙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兩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香消膩瘦。榭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懽會惟憂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愛。我見君亦有疾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郎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丸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

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卽不可逾海。適有玉盒，併付以繫樹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煙雲水隔。

樹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既至，乃一鳥窠兜子耳。命樹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洒之其毡乘。又召翁嫗，扶持樹回。王戒樹曰：「當閉目，少息卽至君家。不爾，卽墮大海矣。」樹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既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梁上有雙燕呢喃。樹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國也。須臾，家人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違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

「死已半月矣。」榭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榭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紙細書一絕，繫於尾，云：

悞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酒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榭臂，尾有小柬。取視，乃詩也。口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榭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榭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金陵五詠有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即知王樹之事非虛矣。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還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上。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綺窗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

王，至漢邸，酒以足躡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宜，報言：「適履珠脫綴，纒竟常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遶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願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鸞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關和四海，烹餼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鸞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

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君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假寐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覺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並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藥我之深乎？」使曰：「上非藥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藥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薰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鬪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

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涉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鐘。空長歎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謂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遣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蕩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

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溼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
慙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
蘇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
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
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
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
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勞髒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
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
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不獲。

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縱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聘犬馬，鄴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極奢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妬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續蟻，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

毫髮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宜，最後遁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各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蓮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字亦娟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脩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余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李師師外傳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

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綉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勛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範圍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氈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

盤，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庫。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棊几臨窗，標細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脩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簽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涵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款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

引帝至房。帝奉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脂服。新洛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鴈之曲。輕攜慢燃，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饅，餠託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

令御史裏行也。」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醜，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廠，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宣至，則體顛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

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附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肴饌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盞，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圓，鳳圓，蒙頂等茶百斤；酥飴，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

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寒金鈿，暎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圖雙陸等具。又賜片玉碁盤，碧白二色玉碁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麝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

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玳瑁一篋，羃錦數端，氈毛紺翠羽
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
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鈔金千兩，良醖則
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
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譙坐，韋妃私問
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
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
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
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
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時金人方
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
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

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關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之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贊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洑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唐宋傳奇集卷末

稗邊小綴

魯迅纂

古鏡記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改題王度，注云：出異聞集。太平御覽（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事，作隋王度古鏡記，蓋緣所記皆隋時事而誤。文苑英華（七百三十七）顧況戴氏廣異記序云「國朝燕公梁四公記，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勳定命錄，至如李庚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則度實已入唐，故當爲唐人。惟唐書及新唐書皆無度名。其事迹之可藉本文考見者，如下：

大業七年五月，自御史罷歸河東；六月，歸長安。八年四月，在臺；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賑給陝東。十年，第

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復出游。十三年六月，勣歸長安。

由隋入唐者有王績，絳州龍門人，唐書（一九六）隱逸傳云：「大業中，舉孝悌廉潔，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勦，遂解去。歎曰：『羅網在天下，吾且安之！』乃還鄉里。……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則唐書之績及凝，卽此文之勣及度，或度一名凝，或唐書字誤，未能詳也。新唐書（一九二）亦有績傳，云：「貞觀十八年卒。」時度已先歿，然不知在何年。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四）類書類有古鏡記一卷，云：「右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或卽此。御覽所引一節，文字小有不同。如「爲下邳陳思恭義女」下有「思恭妻鄭氏」五字，「遂將鸚鵡」之「將」作「劫」，皆較廣記爲勝。

補江總白猿傳據明長州顧氏文房小說覆刊宋本錄校，以太平廣記四百

四十四所引改正數字。廣記題曰歐陽紇，注云：出續江氏傳，是亦據宋初單行本也。此傳在唐宋時蓋頗流行，故史志屢見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子部小說家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

郡齋讀書志史部傳記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右不詳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歐陽紇妻爲猿所竊，後生子詢。崇文目以爲唐人惡詢者爲之。

直齋書錄解題子部小說家類：補江總白猿傳一卷。無名氏。歐陽紇者，詢之父也。詢貌獼猴，蓋常與長孫無忌互相嘲謔矣。此傳遂因其嘲廣之，以實其事。託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爲也。

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集補江總白猿傳一卷。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事，見劉餗隋唐嘉話（中）。其詩云：「登髀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蓋詢登肩縮項，狀類

獼猴。而老獼竊人婦生子，本舊來傳說。漢焦延壽易林（坤之剝）已云：「南山大獼，盜我婦妾。」晉張華博物志，說之甚詳（見卷三異獸）。唐人或妬詢名重，遂牽合以成此傳。其曰「補江總」者，謂總爲歐陽紇之友，又嘗留養詢，具知其本末，而未爲作傳，因補之也。

離魂記見廣記三百五十八，原題王宙，注云出離魂記，卽據以改題。「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句下，原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九字，當是羨文，今刪。玄祐，大歷時人，餘未知其審。

枕中記今所傳有兩本，一在廣記八十三，題作呂翁，注云出異聞集；一見于文苑英華八百八十三，篇名撰人名畢具。而唐人說普說改稱張泌作，莫喻其故也。沈既濟，蘇州吳人（元和姓纂云吳興武康人），經學該博，以楊炎薦，召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濟

亦貶處州可戶參軍。後入朝，位吏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十卷，人稱其能。新唐書（百三十二）有傳。既濟爲史家，筆殊簡質，又多規誨，故當時雖薄傳奇文者，仍極推許。如李肇，即擬以莊生寓言，與韓愈之毛穎傳並舉（國史補下）。文苑英華不收傳奇文，而獨錄此篇及陳鴻長恨傳，殆亦以意主箴規，足爲世戒矣。

在夢寐中忽歷一世，亦本舊傳。晉干寶搜神記中即有相類之事。云「焦湖廟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買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見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百二十六引。現行本搜神記乃後人鈔合，失收此條。）蓋即枕中記所本。明湯顯祖又本枕中記以作邯鄲記

傳奇，其事遂大顯于世。原文呂翁無名，邯鄲記實以呂洞賓，殊誤。洞賓以開成年下第入山，在開元後，不應先已得神仙術，且稱翁也。然宋時固已濶爲一談，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峇賓退錄皆嘗辨之。明胡應麟亦有考正，見少室山房筆叢中之玉壺遐覽。

太平廣記所收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其書十卷，唐末屯田員外郎陳翰撰，見新唐書藝文志，今已不傳。據郡齋讀書志（十三）云，「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爲一書」，及見收于廣記者察之，則爲撰集前人舊文而成。然照以他書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頗有違異。或所據乃別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詳也。此集之枕中記，即據文苑英華錄，與廣記之采自異聞集者多不同。尤甚者如首七句廣記作「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擔囊而坐。」「主人方蒸黍」作「主人蒸黃梁爲饌」。後來凡言「黃梁夢」者，皆

本廣記也。此外尙多，今不悉舉。

任氏傳見廣記四百五十二，題曰任氏，不著所出，蓋嘗單行。「天寶九年」上原有「唐」字。案廣記取前代書，凡年號上著國號者，大抵編錄時所加，非本有，今刪。他篇皆仿此。

右第一分

李吉甫編次鄭欽說辨大同古銘論，清趙鉞及勞格撰之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云，見于文苑英華。先未寫出，適又無文苑英華可借，因據廣記三百九十一錄其文，本題鄭欽悅，則復依趙鉞勞格說改也。文亦原非傳奇，而廣記注云出異聞記，蓋其事奧異，唐宋人固已以小說視之，因編于集。李吉甫字弘憲，趙人，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元和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

爲淮南節度使，旋復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忠懿。兩唐書（舊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傳。鄭欽說則新唐書（二百）附見儒學趙冬曦傳中。云開元初，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右補闕，內供奉。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嘗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

柳氏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五，題下注云許堯佐譔。新唐書（二百）儒學許康佐傳云：「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柳氏事亦見于孟榮本事詩（情感第一），自云開成中在梧州聞之大梁夙將趙唯，乃其目擊。所記與堯佐傳並同，蓋事實也。而述趙復得柳氏後事較詳審，錄之：

堯佐有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鎖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

暮，同列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章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章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芻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章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漕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章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後來取其事以作劇曲者，明有吳長儒練囊記，清有張國壽章臺柳。

柳毅傳見廣記四百十九卷，注云出異聞集。原題無傳字，今增。據本

文，知爲隴西李朝威作，然作者之生平不可考。柳毅事則頗爲後人採用，金人已據以作雜劇（語見董解元絃索西廂）；元尚仲賢有柳毅傳書，翻案而爲張生煮海；李好古亦有張生煮海；明黃說仲有龍簾記。用于詩篇，亦復時有。而胡應麟深惡之，竹云：「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筆叢三十六）申釋此意，則爲凡漢晉人語，倘或近情，雖誑可用。古人欺以其方，卽明知而樂受，亦未得爲篤論也。

李章武傳出廣記卷三百四十。原題無傳字，篇末注云出李景亮爲作傳，今據以加。景亮，貞元十年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擢第，見唐會

要，餘未詳。

霍小玉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七，題下注云蔣防撰。防字子微（全唐文作微），義興人，澄之後。年十八，父誠令作秋河賦，援筆卽成。于簡遂妻以子。李紳卽席命賦構上鷹詩。紳薦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明凌迪知古今萬姓統譜八十六）。長慶中，紳得罪，防亦自尙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舊唐書敬宗紀），尋改連州。李益者，字君虞，系出隴西，累官右散騎常侍。太和中，以禮部尙書致仕。時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稱君虞爲「文章李益」以別之，見新唐書（二百三）李華傳。益當時大有詩名，而今遺集蒼落，清張澍會哀集爲一卷，劉二酉堂叢書中，前有串輯，收羅李事甚備。霍小玉傳雖小說，而所記蓋殊有因，杜甫少年行有句云：「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卽指此事。時甫在蜀，殆亦從傳聞得

之。益之友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亦兩唐書（舊一六五新一六二）皆有傳。李肇（國史補中）云：「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傳謂小玉死後，李益乃大猜忌，則或出于附會，以成異聞者也。明湯海若嘗取其事作紫蕭記。

右第二分

李公佐所作小說，今有四篇在太平廣記中，其影響于後來者甚鉅，而作者之生平頗不易詳。從文中所自述，得以考見者如次：

貞元十三年，泛瀟湘蒼梧。（古嶽叢經）十八年秋，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南柯太守傳）

元和六年五月，以江淮從事受使至京，回次漢南。（馮媼傳）八年春，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謝小娥傳）冬，在

常州。(經)九年春，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經)十三年夏月，始歸長安，經西濱。(謝傳)

全唐詩末卷有李公佐僕詩。其本事略謂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執役勤瘁，迨三十年。一旦，留詩一章，距離凌空而去。詩有「顛蒙事可親」之語，注云：「公佐字顛蒙」，疑卽此公佐也。然未知全唐詩采自何書，度必出唐人雜說，而尋檢未獲。唐書(七十)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備身公佐，爲河東節度使說子，靈鹽朔方節度使公度弟，則別一人也。唐書宣宗紀載有李公佐，會昌初，爲揚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卻似顛蒙。然則此李公佐蓋生于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年幾八十矣。惟所見僅孤證單文，亦未可遽定。

古嶽瀆經出廣記四百六十七，題爲李湯，注云出戎幕閒談，戎幕閒談乃韋絢作，而此篇是公佐之筆甚明。元陶宗儀輟耕錄(三十)云：

「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祁水尙渾』注，『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
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其出處及
篇名皆具，今卽據以改題，且正廣記所注之誤。經蓋公佐擬作，而當
時已被其淆惑。李肇國史補（上）卽云：「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
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湯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
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于軍
山之下，其名曰無支祁。」驗今本山海經無此語，亦不似逸文。肇殆
爲公佐此作所誤，又誤記書名耳。且亦非公佐據山海經逸文，以造嶽
瀆經也。至明，遂有人徑收之古逸書中。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亦有
說，以爲「蓋卽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或唐人滑稽玩世之文，
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
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祁；世又譌禹事爲泗州

大壘，皆可笑。」所引文亦與廣記殊有異同：禹理水作禹治淮水；走雷作迅雷；石號作水號；五伯作土伯；搜命作授命；千作等山；白首作白面；奔輕二字無；聞字無；章律作董律，下重有董律二字；鳥木由作鳥木由，下亦重有三字；庚辰下亦重有庚辰字；桓下有胡字；聚作叢；以數千載作以千數；大索作大械；末四字無。頗較順利可誦識。然未審元瑞所據者爲善本，抑但以意更定也，故不據改。

朱熹楚辭辯證（下）云：「天問，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依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是宋時先訛禹爲僧伽。王象之輿地紀勝（四十四淮南東路盱眙軍）云：「水母洞在龜山寺，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則復訛巫支祁爲水母。稽人獲壑瓠續集（二）云：「水經載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一獼猴，爪地成水。禹命庚

辰執之。遂鎖于龜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拔之起。僅一老猿，毛長蓋體，大吼一聲，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無他患。」是又說此文爲水經，且堅嫁李湯事于明太祖矣。

南柯太守傳出廣記四百七十五，題淳于棼，注云出異聞錄。傳是貞元十八年作，李肇爲之贊，卽綴篇末。而元和中肇作國史補，乃云「近代有造謗而著者，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卷下）約越十年，遂誣之至此，亦可異矣。棼事亦頗流傳，宋時，揚州已有南柯太守墓，見輿地紀勝（三七淮南東路）引廣陵行錄。明湯顯祖據以作南柯記，遂益廣傳至今。廬江馮媼傳出廣記三百四十三，注云出異聞傳。事極簡略，與公佐他

文不類。然以其可考見作者踪跡，聊復存之。廣記舊題無傳字，今加。

謝小娥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一，題李公佐撰。不著所從出，或嘗單行歟，然史志皆不載。唐李復言作續玄怪錄，亦詳載此事，蓋當時已爲人所監稱。至宋，遂稍譌異，輿地紀勝（三十四江南西路）記臨江軍人物，有謝小娥，云：「父自廣州部金銀綱，攜家入京，舟過灤，遇盜，全家遇害。小娥溺水，不死，行乞于市。後備于鹽商李氏家，見其所用酒器，皆其父物，始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乃置刀藏之，一夕，李生置酒，舉室酣醉。娥盡殺其家人，而聞于官。事聞諸朝，特命以官。娥不願，曰：『已報父仇，他無所事，求小庵修道。』朝廷乃建尼寺，使居之，今金地坊尼寺是也。」事迹與此傳似是而非，且列之李邕與傅勢之間，殆已以小娥爲北宋末人矣。明凌濛

初作通俗小說（拍案驚奇十九），則據廣記。

貞元十一年，太原白行簡作李娃傳，亦應李公佐之命也。是公佐不特自製傳奇，且亦促儕輩作之矣。傳今在廣記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出異聞集。元石君寶作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明薛近兗作繡襦記，皆本此。胡應麟（筆叢四十一）論之曰：「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以春秋決傳奇獄，失之。行簡字知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字退之），居易弟也。貞元末，登進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病卒。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舊一六六新一一九）。有集二十卷，今不存。傳奇則尙有三夢記一篇，見原本說郛卷四。其劉幽求一事尤廣傳，胡應麟（筆叢三十六）又云：「太平廣記夢類啟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謂此假託也。」案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之鳳陽士人，蓋

亦本此。

說郭于三夢記後，尙綴紀夢一篇，亦稱行簡作。而所記年月爲會昌二年六月，時行簡卒已十七年矣。疑僞造，或題名誤也。附存以備檢：

行簡云：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

家富于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榮節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廳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花容綽約，花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潔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箇坐廳前。紫衣吏曰：「可

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詩：「鬢梳鬧埽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麗耳。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看者，又有將食味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良久，醜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自授衣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

月十五日也。

二十年前，讀書人家之稍豁達者，偶亦教稚子誦白居易長恨歌。陳鴻所作傳因連類而顯，憶唐詩三百首中似卽有之。而鴻之事迹頗晦，惟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有陳鴻大統紀序云：「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案當作乙）酉歲，登太常第，始開居遠志，通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成，故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文苑英華（三九二）有元稹撰授丘紆陳鴻員外郎制，云：「朝議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堅于討論，可以事舉，可虞部員外郎。」可略知其仕歷。長恨傳則有三本。一見于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四；明人又附刊一篇于後，云出麗情集及京本大曲，文句甚異，疑經張君房輩增改以便觀覽，不足據。一在廣記四百八十六卷中，明人掇以實叢刊者皆此

本，最爲廣傳。而與文苑本亦頗有異同，尤甚者如「其年夏四月」至篇末一百四十二字，廣記止作「至憲宗元和元年，盤屋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于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而已。自稱前秀才陳鴻，爲文苑本所無，後人亦決難臆造，豈當時固有詳略兩本歟，所未詳也。今以文苑英華較不易見，故據以入錄。然無詩，則以載于白氏長慶集者足之。

五色線（下）引陳鴻長恨傳云：「貴妃賜浴華清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既出水，力微不勝羅綺。」今三本中均無第二三語。惟青瑣高議（七）中趙飛燕別傳有云：「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宋秦醇之所作也。蓋引者偶誤，非此傳逸文。

本此傳以作傳奇者，有清洪昉思之長生殿，今尙廣行。蝸寄居士有雜劇曰長生殿補闕，未見。

東城老父傳出廣記四百八十五。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著錄陳鴻東城
父老傳一卷，則曾單行。傳末賈昌述開元理亂，謂「當時取士，孝悌
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亦大有叙「開元升平
源」意。又配時人語云：「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買家
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同出于陳鴻所作傳，而遠不如長恨
傳中「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之爲世傳誦，則以無白居易爲作歌
之爲之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云世以爲吳兢所撰，記姚元崇藉
騎射邀恩，獻納十事，始奉詔作相事。司馬光駁之曰：「果如所言，
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
可邀。似好事者爲之，依託兢名，難以盡信。」案兢，汴州浚儀人，
少勵志，貫知經史。魏元忠薦其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私撰

唐書唐春秋，叙事簡核，人以董狐目之。有傳在唐書（舊一百二新一三二）。開元升平源唐志本云陳鴻作，宋史藝文志史部故事類始著吳兢貞觀政要十卷，又開元升平源一卷。疑此書本不著譏人名氏，陳鴻與兢，並後來所題。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今姑置之東城老父傳之後，以從通鑑考異寫出，故仍題兢名。

右第三分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以校書郎累仕至中書舍人，承旨學士。由工部侍郎入相，旋出爲同州刺史，改越州，兼浙東觀察使。太和初，入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卒於鎮，年五十三。兩唐書（舊一六六新一七四）皆有傳。於文章亦負重名，自少與白居易唱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

和體」。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今惟長慶集六十卷存。鷺
鷺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八。其事之振撼文林，爲力甚大。當時已有楊巨
源李紳輩作詩以張之；至宋，則趙令時拈以製商調蝶戀花（在侯鯖錄
中）；金有董解元作絃索西廂；元有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
明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亦有南西廂記，周公魯有翻西廂記；至
清，查繼佐尙有續西廂雜劇云。

因鷺鷺傳而作之雜劇及傳奇，曩惟王關本易得。今則劉氏暖紅室已刊
絃索西廂，又聚趙令時商調蝶戀花等較著之作十種爲西廂記十則。市
肆中往往而有，不難致矣。

鷺鷺傳中已有紅娘及歡郎等名，而張生獨無名字。王楙野客叢書（二
十九）云：「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鷺鷺。元稹與李紳
語其事，作鷺鷺歌。」客中無趙令時侯鯖錄，無從知商調蝶戀花中張

生是否已具名字。否則宋時當尙有小說或曲子，字張爲君瑞者。漫識於此，俟有書時考之。

周秦行紀余所見凡三本。一在廣記卷四百八十九；一在頓氏文房小說中，末一行云「宋本校行」；一附于李衛公外集內，是明刊本。後二本較佳，卽據以互校轉寫，並從廣記補正數字。三本皆題牛僧孺撰。僧孺，存思黯，本隴西狄道人，居宛葉間。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條擯失政，屢訐不避權貴，因不得意。後漸仕至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累貶爲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年六十九卒，贈太尉，諡文簡。兩唐書（舊一七二新一七四）皆有傳。僧孺性堅僻，與李德裕交惡，各立門戶，終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錄十卷，今已佚，惟輯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紀則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三）云：「賈黃中以

爲韋瓊所撰。瓊，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者也。案是時有兩瓊，皆嘗爲中書舍人。一年十九入關，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勝下除左拾遺，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尋除主客分司。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一字茂宏，京兆萬年人，韋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見新唐書（一六二）夏卿傳，則爲作周秦行紀者。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云：「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錄等，亡隻詞搆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親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刻枝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乞靈於果報，殊未足以屢心。然觀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紀論，至欲持此一

文，致僧孺於族滅，則其陰譎險狠，可畏實甚。棄之者衆，因其宜矣。論猶在集（外集四）中，遂錄於後：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概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爲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誅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懷兒」，以代宗皇后爲「沈懷」，

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讎明矣！余少服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鵠之逐烏雀也。」故貯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子諒奏牛僊客，以其姓符圖讎。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惡其應讎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盛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留，而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

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專於早歲？因援毫而據宿憤。亦書行紀之跡於後。

論中所舉劉軻，亦李德裕黨。日曆具稱牛羊日曆，牛羊，謂牛僧孺楊虞卿也，甚毀此二人。書久佚，今有輯本，繆荃孫刻之藕香零拾中。又有皇甫松，著續牛羊日曆，亦久佚。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引一則，於周秦行紀外，且痛詆其家世，今節錄之：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

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蓋李之攻牛，要領在姓應圖讖，心非人臣，而周秦行紀之稱德宗爲「沈婆兒」，尤所以證成其罪。故李德裕既附之論後，皇甫松續曆亦嚴斥之。今李氏窮愁志雖尙存（李文饒外集卷一至四，卽此），讀者蓋寡；牛氏玄怪錄亦早佚，僅得後人爲之輯存。獨此篇乃屢刻於叢書中，使世間由是更知僧孺名氏。時世既遷，怨親俱泯，後之結果，蓋往往非當時所及料也。

李賀歌詩編（一）有送沈亞之歌，序言元和七年送其下第歸吳江，故詩謂「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聽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中復云「春卿拾才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攜笈歸江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也。然唐書已不詳亞之行事，僅於文苑傳序一舉其名。幸沈下賢集迄今尙存，并考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猶能知其概略。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者柏耆判官。耆貶，亞之亦謫南康尉；終鄂州掾。其集本九卷，今有十二卷，蓋後人所加。中有傳奇三篇。亦並見太平廣記，皆注云出異聞集。字句往往與集不同。今者據本集錄之。

湘中怨辭出沈下賢集卷二。廣記在二百九十八，題曰太學鄭生，無序及篇末「元和十三年」以下三十六字。文句亦大有異，殆陳翰編異聞

集時之所刪改歟。然大抵本集爲勝。其「遂我」作「遂我」，則似廣記佳。惟亞之好作灑體，今亦無以決之。故異同雖多，悉不復道。異夢錄見集卷三。唐谷神子已取以入博異志。廣記則在二百八十二，題曰邢鳳，較集本少二十餘字，王炎作王生。炎爲王播弟，亦能詩，不測異聞集何爲沒其名也。沈下賢集今有長沙葉氏觀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二十年前則甚希觀。余所見者爲影鈔小草齋本，既錄其傳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樓鈔本校改數字。同是十二卷本沈集，而字句復頗有異同，莫知孰是。如王炎詩「探水葬金釵」，惟小草齋本如此，他本皆作「擇土」。顧亦難遽定「擇水」爲誤。此類甚多，今亦不備舉。印本已漸廣行，易於入手，求詳者自可就原書比勘耳。

夢中見舞弓袴，亦見於唐時他種小說。段成式酉陽雜俎（十四）云：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其歌與異夢錄者略同，蓋卽由此曼衍。宋樂史撰楊太真外傳，卷上注中記楊國忠臥觀屏上諸女下牀自稱名，且歌舞。其中有「楚宮弓腰」，則又由酉陽雜俎所記而傳訛。凡小說流傳，大率漸廣漸變，而推究本始，其實一也。

秦夢記見集卷二，及廣記二百八十二，題曰沈亞之，異同不多。「擊體舞」當作「擊體舞」，「追酒」當作「置酒」，各本俱誤。「如今日」之「今」字，疑衍，小草齋本有，他本俱無。

無雙傳出廣記四百八十六，注云薛調撰。調，河中寶鼎人，美姿貌，

人號爲「生菩薩」。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瀛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駟馬盍若薛平乎。」頃之，暴卒，年四十三，時咸通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世以爲中煒云（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翰苑羣書及唐語林四）。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案范攄雲溪友議（上）載「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精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鬻婢於連帥。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詩聞于帥，遂以歸崔。無雙下原有注云：

「卽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然則無雙不但實有，且當時已極顯傳。疑其事之前半，或與崔郊奴婢相類；調特改薛太尉家爲禁中，以隱約其辭。後半則頗有增飾，稍乖事理矣。明陸采嘗拈以作明珠記。

柳理上清傳見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九。司馬光駁之云：「信如此說，則參爲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刺俠。』况陸贄賢相，安肯爲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爲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亦見於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五，題曰上清，注云出異聞集。「相國竇公」作「丞相竇參」，後凡「竇公」皆只作一「竇」字；「隸名掖庭」下有「且久」二字；「怒陸贄」上有「至是大悟因」五字；「老」作「這」；「恣行媒孽」下有「乘間攻之」四字；「特敕」下有「削」字。餘尙有小小異同，今不備舉。此篇本與劉幽求傳同附常侍言旨之

後。言旨亦理作，郡齋讀書志（十三）云，記其世父柳芳所談。芳，蒲州河東人；子登，冕；登子璩，見新唐書（一三二）。程蓋之從兄弟行矣。

楊娼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一，原題房千里讚。千里字鵠，河南人，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藝文志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一卷，投荒雜錄一卷，注云：「大和初進士第，高州刺史，」是其所終官也。此篇記叙簡率，殊不似作意爲傳奇。雲溪友議（上）又有南海非一篇，謂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嶺徼。有進士韋滂自南海致趙氏爲千里妾。千里倦游歸京，暫爲南北之別。過襄州遇許渾，託以趙氏。渾至，擬給以新粟，則趙已從韋秀才矣。因以詩報房，云：「春風白馬紫絲鞭，正值蠶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游滅離恨，阮郎纔去條劉郎。一房開，哀劬

幾絕云云。此傳或卽作於得報之後，聊以寄慨者歟。然韋毅才調集（十）又以渾詩爲無名氏作，題云：「客有新豐館題怨別之詞，因詰傳吏，盡得其實，偶作四韻嘲之。」

飛煙傳出說鄂卷三十三所錄之三水小牘，皇甫枚撰。亦見于廣記四百九十一，飛煙作非煙。三水小牘本三卷，見宋史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今止存二卷，刻於盧氏抱經堂叢書及繆氏雲自在齋叢書中。就書中可考見者，枚字遵美，安定人。三水，安定屬邑也。咸通末，爲汝州魯山令；光啓中，僖宗在梁州，赴闕行在。明姚咨跋云：「天佑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今書中不言及此，殆出於枚之自序，而今失之。繆氏刻本有逸文一卷，收非煙傳，然僅據廣記所引，與說鄂本小有異同，且無篇末一百餘字。廣記不云出於何書，蓋嘗單行也，故仍錄之。

虬髯客傳據明顧氏文房小說錄，校以廣記百九十三所引虬髯傳，互有詳略，異同，今補正二十餘字。杜光庭字賓至，處州縉雲人。先學道於五台山，仕唐爲內供奉。避亂入蜀，事王建，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立，以爲傳真天師，崇真觀大學士。後解官，隱青城山，號東瀛子。年八十五卒。著書甚多，有諫書一百卷，歷代忠諫書五卷，道德經廣義疏三十卷，錄異記十卷，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此外言道教儀則，應驗，及仙人，靈境者尙二十餘種，八十餘卷。今惟錄異記流傳。光庭嘗作王氏神仙傳一卷，以悅蜀主。而此篇則以窺視神器爲大戒，殆尙是仕唐時所爲。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作「虬髯客傳一卷」。宋程大昌攷古編（九）亦有題虬髯傳者一則，云：「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蓋

諒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豈可挂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髯皆作鬚。今爲虬鬚者，蓋後來所改。惟高祖之所以收靖，則當時史實未嘗諱言。通鑑考異（八）云：『柳芳唐曆及唐書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案太宗謀起兵，高祖尙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爲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愴慨直論，特蒙宥釋。』』柳芳唐人，記上變之嫌，卽知城陷見收之故矣。然史實常晦，小說輒傳，虬鬚傳亦同此例，仍爲人所樂道，至繪爲圖，稱曰『三俠』。取以作曲

者，則明張鳳翼張太和皆有紅拂記，凌初成有虬髯翁。

右第四分

冥音錄出廣記四百八十九。中稱李德裕爲「故相」，則大中或咸通後作也。唐人說書題朱慶餘撰，非。

東陽夜怪錄出廣記四百九十。叙王洙述其所聞于成自虛，夜中遇精魅，以隱語相酬答事。唐人說書卽題洙作，非也。鄭振鐸（中國短篇小說集）云：「所叙情節，類似牛僧孺的元無有，也許這兩篇是同源的一源的。」案元無有本在玄怪錄中，全書已佚。此條廣記三百六十九引之：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

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執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歡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屨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蠶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隙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蘇阮宗詠憶，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還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靈應傳出廣記四百九十三，無譏人名氏。唐人說者以爲于述作，亦

非。傳在記龍女之貞淑，鄭承符之智勇，而亦取李朝威柳毅傳中事，蓋受其影響，又稍變易之。涇原節度使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在鎮務耕力，聚糧二十萬石，號良將。黃巢據宣歙，乃徙寶鎮海軍節度使，兼南面招討使。後爲錢鏐所殺。新唐書（一八六）有傳。

右第五分

隋遺錄上下卷，據原本說郭七十八錄出，以百川學海校之。前題唐顏師古撰。末有無名氏跋，謂會昌中，僧志徹得于瓦棺寺閣南雙閣之荀筆中。題南部煙花錄，爲顏公遺稿。取隋書校之，多隱文。後乃重編爲大業拾遺記。原本缺落，凡七十八，悉從而補之矣云云。是此書本名南部煙花錄，既重編，乃稱大業拾遺記。今又作隋遺錄，跋所未言，殆復由後來傳刻者所改歟。書在宋元時頗已流行，郡齋讀書志及

通考並著南部煙花錄；通志著大業拾遺錄；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亦有顏師古大業拾遺一卷，子部小說類又有顏師古隋遺錄一卷，蓋同書而異名，所據凡兩本也。本文與跋，詞意荒率，似一手所爲。而託之師古，其術與葛洪之西京雜記，謂鈔自劉歆之漢書遺稿者正等。然才識遠遜，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僞。清四庫全書總目（一四三）云：「王得臣慶史稱其『極惡可疑』。姚寬西溪叢語亦曰：『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云云。』然則此亦僞本矣。今觀下卷記辛月觀時與蕭后夜話，有『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之語。是時素死久矣。師古豈疏謬至此乎？其中所載煬帝諸作，及虞世南贈袁寶兒作，明代輯六朝詩者，往往採掇，皆不考之過也。」

煬帝海山記上下卷，出青瑣高議後集卷五，先據明張夢錫刻本錄，而校以董氏所刻士禮居本。明鈔原本說郭三十二卷中亦有節本一卷，并取參校。篇題下原有小注，上卷云「說煬帝宮中花木」，下卷云「記煬帝後苑鳥獸」，皆編者所加，今削。其書蓋欲修陳煬帝奢靡之迹，如郭氏洞冥，蘇鶉杜陽之類，而力不逮。中有望江南調八闕，清四庫目云，乃李德裕所創，段安節樂府雜錄述其緣起甚詳，亦不得先于大業中有之。

煬帝迷樓記錄自原本說郭三十二。明焦斌作國史經籍志，并海山記皆著錄，蓋嘗單行。清四庫目（一四三）謂「亦見青瑣高議。……竟以迷樓爲在長安，乖謬殊甚。」然青瑣高議中實無有，殆紀昀等之誤也。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更推闡其詳語，以爲後稱「大業九年，帝幸江都，有迷樓。」而末又云「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

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則竟以迷樓爲在長安，等諸項羽之焚阿房，乖謬殊極云。

場帝開河記從原本說鄂卷四十四錄出。宋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著錄一卷，注云不知作者。清四庫目以爲「詞尤鄙俚，皆近於委巷之傳奇，同出依託，不足道。」按唐李匡文資暇集（下）云：「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場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末有自注云：「麻祜廟在隴陽。鄆方節度李丕卽其後。丕爲重建碑。」然則叔謀庶幾，且有其實，此篇所記，固亦得之口耳之傳，非盡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見，否則當亦有足資參證者。至冢中諸異，乃頗似本西京雜記所叙廣陵王劉去疾發冢事，附會曼衍作之。

右四篇皆爲古今逸史所收。後三篇亦見于古今說海，不題撰人。至唐人說香，乃並云韓偓撰。致堯生唐末，先則頗沛危朝，後乃流離南裔，雖賦豔詩，未爲稗史。所作惟金鑾密記一卷，詩二卷，香奩集一卷而已。且于史事，亦不至荒陋如是。此蓋特里巷稍知文字者所爲，真所謂街談巷議，然得馮猶龍掇以入隋場豔史，遂彌復紛傳于世。至今世俗心目中之隋場，殆猶是畫游西苑，夜止迷婁者也。

明鈔原本說郭一百卷，雖多脫誤，而迷樓記實佳。以其尙存俗字，如「你」之類，刻本則大率改爲「爾」或「汝」矣。世之雅人，憎惡口語，每當纂錄校刊，雖故書雅記，間亦施以改定，俾彌益雅正。宋修唐書，于當時恆言，亦力求簡古，往往大減神情，甚或莫明本意。然此猶撰述也。重刊舊文，輒亦不赦，卽就本集所收文字而言，宋本資治通鑑考異所引上清中之「這撩奴」，明清刻本太平廣記引則俱作

「老獠奴」矣；顧氏校宋本周秦行紀中之「屈兩箇娘子」及「不宜負他」，廣記引則作「屈二娘子」及「不宜負也」矣。無端自定爲古人決不作俗書，拚命復古，而古意乃寢失也。

右第六分

綠珠傳一卷出琳琅秘室叢書。其所據爲舊鈔本，又以別本校之。末有胡奩跋，云：「舊本無撰人名氏。案馬氏經籍考題『宋史官樂史撰』。宋人續談助亦載此傳，而刪節其半。後有西樓北齋跋云：『直史館樂史，尤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余謂綠珠一婢子耳，能感主恩而奮不顧身，是宜刊以風世云。』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奩識。」今再勘以說郭三十八所錄，亦無甚異同。疑所謂舊鈔本或別本者，卽並從說郭出爾。舊校稍煩，其必改「越」爲

「粵」之類，尤近自擾，今悉不取。

楊太真外傳二卷，取自顧氏文房小說。署史官樂史撰，唐人說舊收之，評謬甚矣。然其誤則始于陶宗儀說郛之題樂史爲唐人。此兩本外，又嘗見京師圖書館所藏丁氏八千卷樓舊鈔本，稱爲「善本」，然實凡本而已，殊無佳處也。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著錄「曾致堯廣中台記八十卷，又綠珠傳一卷」，頗似傳亦曾致堯作；又有「楊妃外傳一卷」，注云：「不知作者」；又有「樂史滕王外傳一卷，又李白外傳一卷，洞仙集一卷，許邁傳一卷，楊貴妃遺事二卷」，注云：「題岷山叟上」。書法函胡，豈不可以理析。然續談助一跋而外，尙有邵齊讀書志（九，傳記類）云：「綠珠傳一卷，右皇朝樂史撰。」又「楊貴妃外傳二卷，右皇朝樂史撰。叙唐楊妃事迹，訖孝明之崩。」而直齋書錄解題（七，傳記類）亦云：「楊妃外傳一卷，直史館臨川樂史

子正撰。」則綠珠楊妃二傳，皆樂史之作甚明。楊妃傳卷數，宋時已分合不同，今所傳者蓋晁氏所見二卷本也。但書名又小變耳。

樂史，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遷著作郎，直史館。觀綠珠太真二傳結銜，則皆此時作。後轉太常博士，出知舒黃商三州，再入文館，掌西京勸磨司，賜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事詳宋史（三百六）樂黃目傳首。史多所著作，在三館時，曾獻書至四百二十餘卷，皆叙科第孝悌神仙之事。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今尙存。蓋史既博覽，復長地理，故其輯述地志，卽綠澠于採錄，轉成繁蕪。而撰傳奇如綠珠太真傳，又不免專拾舊文，如語林，世說新語，晉書，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長恨傳，酉陽雜俎，安祿山事迹等，稍加排比，且常拳拳于山水也。

右第七分

宋劉斧秀才作翰府名談二十五卷，又摭遺二十卷，青瑣高議十八卷，見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今惟存青瑣高議。有明張夢錫刊本，前後集各十卷，頗難得。近董廉校刊士禮居寫本，亦二十卷，又有別集七卷，宋志所無。然宋人卽時有引青瑣摭遺者，疑卽今所謂別集。宋志以爲翰府名談之摭遺，蓋亦誤爾。其書雜集當代入志怪及傳奇，漫無條貫，間有議，亦殊淺率。前有孫嗣樞序，不稱名而稱官，甚怪；今亦莫知爲何人。此但選錄其較整飭曲折者五篇。作者三人：曰魏陵張賈子京，曰譙川秦醇子復（或作子履），曰淇上柳師尹。皆未考始末。一篇無撰人名。

流紅記出前集卷五，題下原有注云「紅葉題詩取韓氏」，今刪。唐孟

榮本事詩（情感第一）有願況于洛乘門苑水中得大梧葉，上有題詩，況與酬答事。「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者，況和詩也。范攄雲溪友議（下）又有題紅葉，言韓渥應舉之歲，于御溝得紅葉，上有絕句，置于巾箱。及宣宗放宮人，渥獲其一。「觀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宋人作傳奇，始回避時事，拾舊聞附會牽合以成篇，而文意並瘁。如流紅記，卽其一也。

趙飛燕別傳出前集卷七，亦見于原本說郛三十三，今參校錄之。胡應麟（筆叢二十九）云：「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卽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答昭儀化蠶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

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閒叙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帖不可見也。」又特賞其「蘭湯灑灑」等三語，以爲「百世之下讀之，猶勃然興。」然今所見本皆作別傳，不作集；說郭本亦無刪節，但較高議少五十餘字，則或寫生所遺耳。高議中錄秦醇作特多，此篇及譚意歌傳外，尙有驪山記及溫泉記，其文蕪雜，亦間有俊語。倘精心作之，如此篇者，尙亦能爲。元瑞雖精鑿，能作四部正譌，而時傷嗜奇，受其動魄，使勃然興，則輒冀其爲真古書以增聲價。猶今人聞伶玄、飛燕外傳及漢雜事、祕辛爲僞書，亦尙有怫然不悅者。

譚意歌傳出別集卷二，本無「傳」字，今加。有注云：「記英奴才華秀色」，今削。意歌，文中作意哥，未知孰是。唐有譚意哥，蓋薛濤李冶之流，辛文房、唐才子傳曾舉其名，然無事迹。秦醇此傳，亦不似別

有所本，殆竊取鶯鶯傳霍小玉傳等爲前半，而以團圓結之爾。

王幼玉記出前集卷十，題下有注云：「幼玉思柳富而死」，今刪。

王榭出別集卷四，有注云：「風濤飄入烏衣園」，今刪；而于題下加「傳」字。劉禹錫烏衣巷詩，本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篇改謝成榭，指爲人名，且以烏衣爲燕子園號，殊乏意趣。而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乃已引爲典據，此真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矣。因錄之，以資談助。

梅妃傳出說郛三十八，亦見于顧氏文房小說，取以相校，說郛爲長。二本皆不云何人作，唐人說蒼取之，題曹鄴者，妄也。唐宋史志亦未見著錄。後有無名氏跋，言「得于萬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又云「惟葉少蘊與子得之。」案朱遵度好讀書，人目爲「朱萬

卷」。子昂，稱「小萬卷」，由周入宋，爲衡州錄事參軍，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傳。少蘊則葉夢得之字，夢得爲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時終于福州，是南北宋間人。年代遠不相及，何從同得朱遵度家書。蓋并跋亦僞，非翼謙石林者之所作也。今卽次之宋人著作中。

李師師外傳出琳琅祕室叢書，云所據爲舊鈔本。後有賈廷鑑跋云：「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士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陸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佚事二則，傳文例舉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於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琴六居士

書。」貴耳集二則，今仍逢錄于後，然此篇未必即端義所見本也。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權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誑語。邦彥悉聞之，顰蹙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

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月，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

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右第八分終